

學統

學統卷之二十八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

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輿辭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

所以衍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二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

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

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蹟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旣形物之

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以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

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

致也夫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玆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鈎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欲

涉數千里極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謚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沉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

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虛無而言數

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横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内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之二十八終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
遣曰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曰人欲得姦
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
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
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
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
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
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
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之憂蓋□亡則上

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巳指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羣臣瘖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待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克□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

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國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荅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

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

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名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待帝進曰今宮閫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

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流

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狗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

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
叅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
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
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
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先生長身
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
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
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須洞奔擁出關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佹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

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眞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

跋、
又曰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

卿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雪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於賙䘏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

之。

學統卷之二十九終

學統卷之三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於學舍、洪武巳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

日體清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敎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諭成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illegible]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永樂中父攺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克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塲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淸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

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平日掌磬先生

曰聖門著敎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
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
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
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
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値私其僕曰若主之召
王太監意也詣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
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
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
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

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寃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

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平生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

學則默然不荅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
禹錫徒步來學及别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
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
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
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
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
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
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
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倔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

入侯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録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干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開剛變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illegible]求去石亨雅敬

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宥留其爲先生請勅書創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勑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幾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悒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盈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

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

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眞實學

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眞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眞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留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姱峻明與眞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

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末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玆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臚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擴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眞知實踐今之眞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已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淸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

或曰眞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雒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

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眞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

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淺補云

整菴羅氏曰薛文淸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淸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

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功於天下後世

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儗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學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為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為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貧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簀靡不挾策妙悟懽契

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東直備筍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裒之憶噫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荀楊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𣈆其於此道[illegible]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illegible]之而乍見則取

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做精神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來者梁上淨几微吟則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兎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酬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

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畧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眞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illegible]苦如說痛癢淋

滴劃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人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從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

而尚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趨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毁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貲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縫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宜下而勿高宜

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冗又曰以道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克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悉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

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弋陽龜峯閒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敎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政敎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畧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

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動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

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
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
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
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
肅則心便一曷嘗過絶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
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
無此患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心常有
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
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

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
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
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
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
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今
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
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
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
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

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庶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却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眞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正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

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

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而命以錄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祕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晰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强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

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

一出於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兩敬齋嚴毅清苦
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
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
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
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
如賓甚至一楎椸匽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
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誠
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示教

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眞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淸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政教闢其於邪說詖

得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藋德[illegible]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illegible]溺於功利高者涉於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修然[illegible]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illegible]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勲[illegible]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illegible]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

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效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

故弟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群居類聚則爲敬業前輩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燿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大學之道即建樹經綸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教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檜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

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

居岡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持
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
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是端
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
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拔
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
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辨
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甚餘干初
從康齋遊既而藏修於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

敬而所著居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於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學統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於官舍先生禀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

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illegible]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旣而取六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illegible]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硏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與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整

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盍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盍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貴緣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

之一清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

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

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趍於易簡

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眞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

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閑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

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

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淩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禀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

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立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紛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

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奉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三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邈恬淡蹈履娉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叙

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
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
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
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
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
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
記一書洞灂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弱衛頽
敎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旣西障狂瀾於旣東厥功於

是爲大獨其闇然自修謝絕門徒佊聦覡顏角尺寸凡

席之講旣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

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沉匿久而弗傳

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

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

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

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

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臯皇切切若不

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於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人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淩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巳任爰著困知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栝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眞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巳踞

皆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益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與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勁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支習之疲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畧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眞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

囿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不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溫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惑於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眞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廸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

章始其言以絶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刪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菴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

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說視有為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競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蹠偏失則滯間有資稟英明高朗淵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洽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

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註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未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間明白簡直

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論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於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副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

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劵斯其爲功聖門豈淺鮮也哉或曰整庵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亦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於薛胡亦猶橫渠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